



牛仔修女

牛仔修女

【美国】ELMORE LEONARO 著

艾莫·里昂纳德

黎 德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王 健

牛仔修女

(美)艾·里昂纳德 著
黎 德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省萧山市印刷厂
(萧山市环城东路18号)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印数 00,001—150000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39—0128—2/1·125

定 价：2.80元

牛仔修女内容简介

这群来自美国新奥尔良的《牛仔修女》，具有当今世界最高明、最机智、最大胆的犯罪手段。主要人物是一位还俗修女露西·倪柯，她漂亮、果断、而又不乏女人的娇魅，一位改邪而不归正的骗子杰克·狄岚尼，以及一个受诬陷入狱、前途无望的离职警察洛伊·希克司。这三个殊途同归、空前绝后的厉害角色，持着“盗亦有道”的理念，策划并实施抢劫尼加拉瓜反抗军领袖康德斯收割的巨额现金，以造福一群麻疯病患者，为此而引起各方的注意，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想插一手……

小说跌宕起伏、扑溯迷离、令人爱不释手，而作者艾莫·里昂纳德被美国权威的新闻周刊称为“当代或永远最伟大的犯罪小说家”。

每当接到麻疯病院领取死尸的电话通知时，杰克·狄兰尼总会觉得自己像患了感冒似的不太对劲。他的老板里奥·穆伦终于开始注意到这一点。“你发现没有？这种电话通常是修女打来的，不一会儿你的身体就开始作怪：“喔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我觉得像个废人。”

杰克说：“废人，我这辈子还没有用过这个字眼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我指的是他们来电话的时间。等一等，自从我来了以后他们打来几次电话了？”

里奥·穆伦把目光从陈尸台的死尸上抬起来。“你要我说出确实的数字？这是过去三年来我第四次要你去。”里奥戴着橡胶手套，背心、衬衫和领带外面罩着塑胶围裙，有如洗盘子人的打扮。

杰克·狄兰尼站在铺着地砖的房间入口，距离微微倾向水槽的陈尸台大约五英尺。台子上的人身材矮小、秃头。可怜的家伙，两脚呈内八字，左脚大拇趾上套着一块牌子。杰克走进这个房间绝对不会直视尸体。他会迅速而谨慎的瞥一眼这些意外的受害者，以免受惊吓，而使那恐怖的印象永远鲜明的留在脑中无法抹除。这一个似乎还不算太可怕，杰克便仔细瞧了一下。噢，狗屎，他移开视线。此人必定是遭了车祸。他并不是秃头，而是前面的头皮被刮掉了，大概是被挡

风玻璃弄成这副头顶没毛的样子。杰克用手抚过自己的头发，然后趁里奥发现他，并叫他去理发时才放下手。他一直很注意里奥，他正在把杀菌剂喷入尸体的鼻孔、嘴、耳朵等处。

“以前他们总共来过三次电话，”里奥说：“我记得那次你好象突然生了一场病。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杰克说：“我去过卡威尔。我替莱夫兄弟工作的时候每年去一、两次替风琴调音，通常鲍德舅舅会在架子上弹琴。我在顶上的风管附近，靠在摇摇晃晃的楼梯上调整套管。就数我听力好。”

里奥的架势活像是在调整尸体的各个器官。杰克在一旁观察这个被修理的可怜家伙。

杰克说：“我曾说过我在生病或不舒服吗？”

里奥说：“这次还没有。他们刚刚来电话。”他拿起与水槽连接的橡皮水管，扭开水龙头。“替我拿一下好吗？”

“我不行，”杰克说：“我没有执照。”

“我不会告发你。来嘛，只要冲冲桌面，从边缘冲下去。”

杰克靠过去接住水管，不肯直视尸体。”我情愿做别的事，也不想处理死于麻疯病的尸体。”

“麻疯病，”里奥说：“你不会死于麻疯病，只会死于其他毛病。”

杰克说：“我记得上次卡威尔把一具尸体交给我们时，你把它转交给别人了。”

“因为我手边已经有三具尸体，两具躺在这里，而你又告诉我你像个废人。”

杰克说：“喂，里奥！狗屁。你跟我一样不愿意碰麻疯病死者。”

杰克·狄兰尼之所以能够以这种口气对老板说话，是因

为他们私交甚笃，里奥并且是他的姐夫，娶了杰克的姐姐瑞珍。杰克的母亲与里奥，瑞珍在密西西比州的圣路易湾每年合住四五个月。

里奥是穆伦父子殡仪馆的最后一代，是创办人五十一岁的孙子；他曾经替他爸爸、叔叔工作，现在是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，单独作业。十年后他会出售殡仪馆，退隐到圣路易湾，架起捕蟹网，阅读历史小说。目前的他忠于职守，表达哀悼之意，必要时甚至念一段玫瑰经，在死者家属回家前绝不会跑上楼喝一杯。有些侍者误以为里奥是杰克的舅舅。有一次杰克在曼蒂那酒吧对里奥说：“你不应该干这一行。”里奥说：“还用得着你说吗？”

杰克·狄兰尼四十岁，外表看来更加年轻。他母亲不是称呼他为“我的好孩子，”就是“我英俊的儿子。”他绝口不提儿子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安哥拉感化院待过三年，在那里种棉花、大豆、劈柴。杰克告诉母亲，他们从密西西比运柴过来给犯人劈。母亲的梳妆台上有七张相片，其中几张是他替梅森布兰其担任时装模特儿时报上登载的广告。她有一张女儿瑞珍从多明尼肯高中毕业的照片。女孩都喜欢杰克凌乱的沙黄色头发，瘦削的身材和一脸忠厚的笑容。他告诉她们他当过时装模特儿，以展示运动服装为主，这时她们会说：“哦，哇！”假如他随口提起坐过牢，她们会说：“我的天！”她们还会皱着鼻子纳闷这个可爱的男人犯了什么罪。他会告诉她们说来话长，唔，他以前是珠宝贼。她们要求他多透露一点，于是他就说几段惊险的故事，知道不少女孩对相貌堂堂的骗子感兴趣。

他待在安哥拉时里奥帮了他大忙，疏通关节，告诉他们这位小舅子有点放荡不羁，不够成熟，自以为大人物，少女

的梦中情人。里奥表示杰克很聪明，只是从小缺乏管教；杰克九年级时，在联合水果行当职员父亲死于洪都拉斯。杰克本性善良，一肚子鬼灵精。比方说，他会去抓蛇，把它们扔进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，但是他不会把毒蛇弄进去。里奥告诉有关人士他将给杰克一份差事，日日提醒他人生的真谛，让他改邪归正。也就是说，等杰克在三十五个月后从教养感化院放出来就去上班。

因此替康乃尔街三千六百号的穆伦父子殡仪馆工作，是杰克假释出狱的条件。他觉得为死人服务并不比摘棉花更有前途；但是他现在就住在殡仪馆二楼，走廊那一头是化妆室；他驾驶灵车到医院或陈尸所领取尸体，在家属吊唁死者时看门……杰克对雇用他的姐夫说：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里奥说：“我知道我们都不该单独喝酒。”

里奥说：“假如你自从离开莱夫兄弟后就没有去过卡威尔，那么你一定六七年没去过了。”

“还要久一点”。杰克说。

“感染麻疯病的原因还没查出来，不过我读到一篇文章说玃徐会传染，所以得离玃徐远一点。”

杰克没说话。

“那个地方开办将近一百年，没有一名修女得过这种病。慈善医院的情况也一样。你记得你见过一位泰瑞莎·维特修女吗？”

杰克没有说话是因为他正瞪着停尸台上的死者的脸，尽管对方带有伤，少了垂在额头的黑色鬈发，他却依然认识此人。他说：“他叫勃德·秦纳地吧？”他虽然吃惊，倒还镇静。“上帝！是勃德·秦纳地没错。”

里奥转过身看看放在桌上的死亡证明。“丹尼·亚历山

大·秦纳地，”里奥说：“1937年4月25日生于新奥尔良。”

“他是勃德，”杰克摇摇头。“我不相信。”

里奥这时把勃德用支架吊起来，把一种粉红色的液体从胶管中挤出来，经由尸体右侧的颈动脉注射进体内，奥里抬起头不慌不忙地打量杰克。

“为什么你不相信？”

“他一向小心谨慎。”

里奥拿起水管，将水浇在勃德的胸膛和肩膀上。“你在那里认识他的？牢里？”

“在那之前。”杰克说。里奥拿水管淋湿尸身，静候他说下去。“假如我星期六下午在酒吧碰到他，我们也许会一起喝一杯。”

“你们好象交情不错。”里奥正在用肥皂按摩勃德的尸体，让粉红色液体能够遍布全身，产生自然肤色。

“我们见面时是朋友，”杰克说：“不见面的时候也没有联系。”

“我记不得你提起过他。”

“唔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当我有撞见他的机会时。”他对勃德的尸体慢慢习惯了。这个倒楣鬼的头皮活像被太阳晒伤了似的。“他出了车祸，是不是？”

“冲出路面跌进一条运河。今天早晨，”里奥说：“就在主厨公路上。”他又看了一眼死亡证明。“你的朋友结过婚，住在坎纳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不过和他同车的是另一个人，一位小姐。”里奥说：

“如果你是他的老婆，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滋味？”

杰克说：“唔，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”

“无论你怎么小心谨慎？”

“也许我弄错了，”杰克说：“也许他不小心。我对他一无所知，不知道他在那一行。”

“看来这是个敏感的话题。”里奥转过身检查粉红色液体的压力表。

杰克知道应该立即离开，可是他却继续注视勃德。“和他同车的人呢？”

“你是指那名不是他老婆的小姐？和你朋友的下场一样。”里奥说：“死因是多处受伤。她现在躺在湖光殡仪馆。你知道我说的地方吗？在米塔利，一幢全新的建筑。每年起码可以办两百次丧事。秦纳地太太要求把你的朋友送来这里来。你好像不认识她。”

“我是不认识。我甚至不知道他结婚了。”

“那么她的女朋友呢？”

“你指的是和他在一起的女郎？你想知道什么，里奥？”

“你认识许多小姐，我想，你说不定认识与他同车的这一位。”

“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谈的是小姐，杰克。这年头在哪里和她们认识最好？”里奥把手伸向吊尸体的架子上方的柜子。“我听说庞加伦的小溪酒吧很不错。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里奥将一支十六英寸长的套管针指向勃德，那是一支镀铬钢的铜棍，一端有把手，另一端犀利如刀。

“你几天前不是去过那里吗？”

“里奥，不要现在就用套管针好吗？我们把话说清楚。
你指的是哪一天？”

“本周你工作了三个晚上，所以一定是星期一。大概六点左右。”

杰克点点头，但是不准备立刻承认任何事，他知道自己问心无愧。“嗯，我跟谁在一起？”

里奥说：“你自己知道。”他拿出挂在水槽上的金属送气装置和胶管，把管子连在套管针的把手上。“你想告诉我，你不是跟她在一块儿？小姐的那头红发在1英里之外就能看见啦。”

“嗯，我跟海玲在一起。”

“你承认了。”

“我要知道是谁告诉你的。”

“你既然承认了，谁告诉还不是一个样吗？”

“里奥，你不只是说我和她在一起，你指控我。”

“那是你的想法。”

“可是我的罪名呢？我已经不再是假释犯了，我已经改过自新。我不需要再受审讯，被诬蔑，行吗，我要知道我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你有没有带她去开过房间？”

“我和她是不期而遇。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海玲了。你也知道有多久。”

“从你入狱至今。”

“我们只不过喝了一杯。”

“但是你有冲动吗？”

“什么冲动？”

“带她去开房间。”

“里奥，看到海玲这样迷人的女孩而没有冲动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本能。”他望着里奥将套管针拿到勃德面前。“我看你是担心我惹麻烦，”杰克说：“或者因为此人是我的多年前的朋友，我会再度出纰漏。”

“和与海玲认识的时间差不多久远？”

“这就是我的意思。这个可怜的家伙在主厨公路上开车，身边坐着的是亲戚也说不定，可是你却偏要胡思乱想。他有罪，所以我也有罪，而你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罪。里奥，即使这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在替你担心。”里奥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大概是你的天性使我紧张。”

“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，里奥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喜欢这份工作，我不喜欢。你喜欢躺在湖边的吊床上看书，闻瑞珍在厨房煮秋葵汤的气味。”

“你又喜欢什么呢，杰克？”

杰克没有说话，盯住对正勃德腹部高于肚脐几英寸处的尖长套管针。

“是吧？”里奥说：“你的心思就是不能放在大家喜欢的方面，非要想一些疯狂的点子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想。希望你介意我直说，里奥，这一行使你加速老化。它太严肃，明快的时候太少。”他如释重负地看见里奥松开了握套管针的手。

“你说得对，”里奥说：“我喜欢妄下结论。我听说你和那个红发妞儿在一起，不久我就看见你出现在旅馆的鸡尾酒厅。”

“我请她喝了一杯。”

“嗯。在她那么对待你之后。和她打声招呼都是多余的。

“她没有对我怎么样，里奥，是我自作自受。智者听令于意志，对不对？意志决定不做或是做。这表示你了出事不要怪别人。”

“你一了解这一点，”里奥说：“你就开始追求只有两个结局的刺激。一个结局你已经尝过，杰克，另一个在这张桌上。你的朋友就是榜样。”

“我明天会去卡威尔。”

“谢谢啦。”里奥说着低下头，把套管针的尖端戳向勃德·秦纳地。腹部柔软的肌肉。

杰克说：“等一下。我什么时候去？”他看见里奥俯下身凑近仪器。“里奥，等一下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狗屎。”随即转身离去

二

曼蒂那酒吧的一名侍者马立欧和杰克·狄尼尔是好友，他说：“你把那玩意儿直接刺进体内，好像用刺刀刺穿他一样？”

“否则还有什么法子？”

“你要刺遍他的全身吗？”

“不，套管针插进去后就不再移动，只改变角度。这是为了把内脏吸出来。如果吸到肝而吸不出来的话，就表示此人酗酒，肝硬化了。”

“我永远不敢做这种事，上帝。”

“慢慢就会习惯的。”

“要不要再来一杯？”

“好，加三个橄榄。然后我得走了。”

“天啊，我永远不敢做。”

“有些自由兜揽生意的丧葬业者每次可以赚100元。一年赚40000左右。你说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干。”马立欧说完离去了。

星期六下午，这家平凡的咖啡馆几乎没有客人，因为它远在康乃尔街，对游客来说太偏僻了。穆伦父子殡仪馆位于一条街外。每当葬礼过后，杰克和里奥尚未换下黑西服和珍珠灰色领带，就会来这儿小坐，起先礼貌的闲聊，直到第一

杯冰凉的伏特加马丁尼下肚，才松一口气。杰克的酒配上橄榄，里奥的酒配上柠檬。稍后喝一碗朝鲜鱼汤，一份烤牡蛎。

马立欧端着马丁尼过来，放在杰克面前的餐纸上。

“我不懂你怎能每天做这种与死人打交道的行当。”

杰克拿起酒时很想说，至少死人不会埋怨或找你的麻烦，口里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”

他喝一口酒，把橄榄放进嘴里，咬了几下，再喝一口酒。“老天，真过瘾。”

“听说你们不给躺在棺材里的女人穿裤子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以前听说的。”

“我们连裤子也给她们穿上。鞋子不一定穿，其他的一样不缺。”

马立欧把杰克的酒杯放在一块新的餐纸上。“你有没有遇上标致的女孩，我是指身材棒的，然后为她准备全套服务？”

“哎，这倒是不坏嘛。”

“我仍然不会干这一行。”

“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你望着一具送进来的尸体，忽然发现，上帝，此人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令人想起老家是吗？”

“说不定你很久没有见过这个人。譬如说今天的那个家伙，我看见他躺在那里时真不敢相信。他不但死了，而且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老了八岁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他变了。我看着他，他叫勃德·秦纳地，我认识他，但是不了解他，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干哪一行。”

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这人不只是老朋友而已。我认识这个人，和他冤家之后，我的一生都变了。”

“他是什么来路，传教士？”

“他是专偷旅馆的贼。”

“不开玩笑？”

“你知道我坐过牢。”

“你以前提过。坐了三年。”

“啊，那是在坐牢之前，我认识了他……等一下，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。我毕业后在梅森布兰其的男装部工作过，他们找我拍广告。说我身材适中，牙齿好看，喜欢我的头发。可是我后来不干了，因为干那一行太没意思，成天站在灯光下摆姿势。我现在回到……”

“你什么时候遇到那个家伙的？”

“对，八年前。当时我三十二岁，在莱夫兄弟那儿做事，一周赚不到两百块。”

“他们也会来这儿。耶迈·鲍德。”

“我知道。他们是我的舅舅。话说有天晚上我刚吃过牡蛎、两罐啤酒，走出餐厅，一个女人在街上拦住我。她问我有没有当过模特儿，我说：‘当过啊。你知道梅森布兰其吗？’我从她的谈吐知道她是外地人。她说她是从纽约来的，要为荷兰蒂运动服装拍彩色说明书，就是上衣有朵郁金香图案的牌子，她请我工作四天，给我一千元。可是从她看我的眼神和摸我头发的神情看，我觉得她要的不仅是我的相片。”

“她长得如何？”

“迷人、时髦，成天戴着深色眼镜，皮肤之白是我前所未见的。年纪大约四十二三。”

“还不赖嘛。”

“她叫蓓蒂·巴尔，是宣传经理。我们第二天早晨开始拍了一整天外景。地点不同，当然包括杰克森广场、奥度邦公园、灯塔、码头，老天，那些捕虾的全在一旁看热闹。我们就摆姿势，仿佛穿上这些行头就乐不可支……有一个叫麦克的家伙，他从来不跟我说话，一副驴相，但是一点都不在乎搔首弄姿。那些捕虾的聚在一旁品头论足，当然还有一群女孩，女孩子年纪只有十六七岁……”杰克指指酒杯。“你何不再添满它？只要伏特加。”

马立欧离开吧台去拿酒瓶，杰克开始回想那群少女。少女们都能立刻投入其中，一本正经，或者笑或者摆出惊讶的表情。她们使他着迷，她们的动作专业化，能够轻易放开自己。他对一名少女说：“你能想象一个人穿上这种运动服吗？”那名少女说：“真是的。”他喜欢照相时的她们，她们却喜欢不照相时的他。

马立欧回来倒酒，杰克又说：“有一天我拍照的时候，我穿着一条鲜绿色长裤，上身是粉红色衬衫，缀着一朵郁金香。那些在圣查尔斯大道挖路的工人自然会开口发表意见，还大呼小叫的。我当时的固定工作是修理那些该死的管风琴。我和这些人一样工作卖力。可是我不能走过去对他们这么说。这已经很不幸了。而蓓蒂·巴尔这时偏偏又有了新点子，走过来在我的头上加上一顶草帽。我说：‘对不起，你认得这么戴帽子的人吗？’她说：‘你就是。’最后一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在阿尔及尔渡轮上工作，乘着船来来往往。船上的人都在看我们。我看见两个拿着酒瓶喝啤酒的小丑，就知道自己会出事。他们走到我身边，我穿了全身白衣正在对镜子微笑，他们开始制造那种亲嘴的啾啾声，阿鲁是不是被推